

抗日先烈記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二月

劉故司令長官甫澄先生

自中央發動抗戰以後，川康綏靖主劉湘氏對於暴敵侵略，備極激憤，乃於去年十一月八日帶病率領所部離川，晉謁中央當局，請示作戰計劃，於十一月十二日到達首都，日夕奔走，運籌帷幄，不覺辛勞過度，舊疾胃痛漸見劇烈。當時各長官均堅請至後方覓地修養，劉氏抗敵心切，不肯聽從，仍舊奔走軍制，軍書旁午，以前方戰況激烈，未肯卸手；擬在京於短期內延醫治愈。嗣因京中名醫太少，蔣委員長以劉司令長官股肱所寄，關心尤切，當勸告劉氏移漢診治。劉主任承蔣委員長勸諭，遂命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到漢，入萬國醫院，延請德國名醫赫希波格診治，經過兩週療養，病況漸見良好。劉氏雖在病中，對於前方戰情，關懷特切。關於重整軍備計劃以及穩定前方策略，曾經親手草擬萬言，呈請蔣委員長採納，同時為完成川省建設，屢請鐵道部張部長予以設計指導。其唯一主張為本對外抗戰，對內建設兩原則，宵旰忠勤，雖在牀第，猶切念不忘。旋以思慮國事過重，致胃痛病復行轉劇，突於本月十四日，在院嘔血，十六日遵醫囑開始輸血，雖略有功效，終以胃管緊縮，兼以營養不足，無法盡量容納，迨至十九日病勢益重，曾輸血達三百西西，然終不獲功效，而病狀愈見危殆，迄至一月二十日，醫士擬再輸血一千西西，因血管微細，不能全量注入，故於午後五時許，曾一度入昏迷狀態，氣脈微瀾。嗣後實行強迫輸血，因稍起反應關係，脈略強，迨至下午八時止，病勢不救逝世。

劉故主任治川有年，慘淡經營，政治建設均有優良成績，中央倚畀甚重，去年四川整軍會議後，劉

主任即發表八項施政原則如下：一、川省府用人，應分別政務事務兩項，用專責成。至行政機關，由各廳處長分別斟酌實情，在合署辦公之原則下，切實施行，以期適應完成三年計劃之需要。二、川省各廳處今後凡擬舉辦一事，在未辦前，即應時時準備其各種困難問題，并須親自派員赴各縣視察，以期實效。三、新都爲川省立實驗區，省廳一切施政，均應交其先事實驗，得有結果，再向各縣推廣。四、各縣二十六年度預算，凡未呈報者，由財廳查明簽請議處，已呈報者，各廳處應速核定。預算數字，應依照中央核定預算科目，如有溢數由劉主席負責盡量核減，以求適合。五、川省府與各專署縣府公文傳遞辦事手續，頗感繁雜，應力求敏速，以增效率。六、在三年計劃未開始前，分期召集全川各縣長會議，指示施政方針，聽取報告，推行新政及困難情形，以資改善。七、川省府各高級負責人員，對於兼職，所難盡免，但須指定專人代爲辦理，以免妨礙本身工作。八、生產建設，貴在選用民衆資金，政府應詳加指導，如在法律、政治、經濟均有保障之下，決可成功，飭由財建兩廳會同設計，擬具辦法。原則個佈以後不久即有全省九十三徵收局的改組，創設師管區，整飭保安隊，進行調查工商業，建設農業倉庫，使四川政治，曙光漸見；今後之新四川，在國防地位上日臻鞏固。歷年來對於國內統一運動，奔走呼籲，擁護張座，尤見卓誠。劉故主任係於上年八月七日由蓉飛京，爾時滬戰尚未爆發，我最高當局早已具抗戰決心，劉氏奉召應命力疾飛京，曾作堅決抗敵建國表示。在機場對新聞記者，發表書面談話如下：

「此次力疾入京，旨在晉謁蔣委員長及中樞當局，報告整軍實施情形，并請示國難期間機宜。邇來國難嚴重，已到最後關頭，全面抗戰，勢不可免，籌劃對策，權在中央，本人除敬聆蔣委員長及中樞各長官訓示後，倘有所見，自當盡量貢獻，以供採擇。國家民族，已到最後關頭，唯一生路，只有抗戰。舉國民衆，慷慨激昂，已充分表現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精神；多難興邦，殆已明

戰。敵雖強，我必爭得最後之勝利也。四川爲國家後方，今後川省所負之責任極鉅，現時軍政整理，業已就緒，人力財力，無一不可貢獻於國家，個人此來，即欲陳明此意，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作一切準備，以紓中樞之憂，而慰國人之望。但川康兩地，甫上軌道，各項建設，甫經規劃，基礎尙未鞏固，資源方面，有待於人事之處甚多。國人既認定後方緊要，切盼羣策羣力，予以協助，尤盼金融界集中資力，從事於生產開發，充實物力，使四川確可爲民族掙扎之後盾，則國家與地方，均幸甚矣。個人因責任甚重，故不敢顧惜疾驅，晉京請示，辱承各位訪候，實不敢當。」

劉氏平時訓練所部，寬嚴恩威，俱極切當。上年整軍，所部編制訓練，質量均優，抗戰軍興以來，川中健兒迭有建樹；而勇敢善戰，紀律優良，尤爲國人稱道。如所部總師廣德之役，師長殉難，王師騰縣血戰殉國，死事之烈，足資矜式。川軍津浦戰役，尤能與民衆相處款洽，造成優良風氣，官兵臨危應命，成績優異，英烈卓著，實不負劉氏訓練督飭之苦衷。

劉故主任彌留之際，曾口述遺囑如次：

「余此次奉令出師抗日，志在躬赴前敵，爲民族爭生存，爲四川爭光榮，以盡軍人之天職，不意宿病復發，未盡所願，今後惟希我全國軍民，在中央政府暨最高領袖蔣委員長領導之下，繼續抗戰到底，尤望我川中袍澤，一本此志，始終不渝，即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以爭取抗戰最後之勝利，以求達到我中華民族獨立自由之目的。此囑！」

時至今日，唯抗戰始能生存，唯抗戰民族始有復興之希望，川中軍民不乏明達之士，當能體悟劉故主任遺志，一秉大無畏之精神，努力殺敵，加緊建設，願共勉旃！

劉故主任譚湘，字甫澄，原籍四川大邑。民元前一年，畢業於四川陸軍速成學堂。歷任陸軍第十七鎮排長、營長、連長、團長、旅長，民國七年，任川軍第二師師長；民九年，任川軍第三軍軍長，民

，民十一年，任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長；民十二年，任四川軍務善後督辦；民十三年，任川滇邊防督辦；民十五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一軍軍長，兼任第六路總指揮；民十九年，任長江上游剿匪總司令；民二十二年，任軍事委員會委員；民二十五年，任國府委員，川康綏靖主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民二十六年，兼任第六路軍總指揮，×預備軍司令長官及×戰區司令長官。

中央聞其耗，曾明令國葬，中樞要人紛紛函電劉故上將家屬致唁，以表悼悼！

忻口大白水之役追記

郝軍長夢齡劉師長家麒求仁得仁

一 忻口大白水之血戰

先是敵以津浦線正面與我軍膠着於平原禹城間，因我兩翼游擊隊甚活動，敵未敢深進。而平漢線自石家莊失守後，一路無險可守，敵線已移至順德邯鄲以南，入彰河國防線。晉北戰事甚烈，正面我堅守忻口，兩翼游擊隊已將敵後路切斷。其由石家莊進犯娘子關之敵軍，亦在井陘附近受我重創。敵不得不於晉北猛攻，以遂其囊括華北企圖。此為當日北方戰局形勢。

十五日拂曉，晉北方面之敵坂垣師團之四十二聯隊，繼續以猛烈砲火向我×部官村以南及其部高地一帶陣地轟擊，并以步兵千餘，分三路進犯。我官兵沉着應戰，激戰至午，斃敵甚多。至下午二時，敵復集中砲火，以全力向我左翼陣地轟擊。砲火之烈，前所未有。致將我前進陣地，完全擊燬，守兵一連，全部為敵犧牲。敵即利用其砲擊效力，以步兵猛攻，我官兵因有與陣地共存亡之決心，當即全部出擊，一舉將敵擊退。敵進犯發生頓挫後，復實行以砲兵掩護其步兵攻擊，但復被我擊退。下午以後，敵在其砲彈掩護之下，反復向我猛攻，七次均被我擊退。至下午八時，敵氣已竭，未敢再犯，我仍在原陣

地與敵對峙，是役敵傷亡無算，我亦陣亡營長焦秀民一員，負傷團附白英書，營長吳步雲，宋天修二員，傷亡官兵連長以下約六百員名。

十六日夜，衝入我大白水村內，旋經我軍以手榴彈煤油擲燒擊退。統計繳獲敵山砲七門，小砲二門，步槍四百餘枝，無線電機二部，輕重機槍四十餘挺。斃敵不下千餘人。十七日自晨迄下午二時左右，敵對東西榮花村南槐花大白水三處，以煙幕掩護前進，以步砲兵飛機坦克車聯合攻炸，卒未得逞。敵方傷亡極重，大白水一村血戰三日，敵傷亡約二千餘人。是日并擊落敵機一架。而我忠勇之郝軍長夢齡劉師長家麒即於十六日殉職。

二 殉職經過

自蘆溝橋事件發生，郝軍尙遠戍黔境，當時郝劉二公均奉命赴廬山受訓，以當此國家民族已到最後關頭，非羣在領袖領導之下，努力抗戰，無以救危亡，故會一再請纓北上抗戰。及抵石家莊，郝劉兩公均願死守據點，嗣以晉北戰事緊張，乃奉調至太原北方一百九十里之忻口鎮禦敵。到達之日，即曉諭官兵與陣地共存亡，故自十二日起，敵會以飛機大砲坦克車向我陣地猛攻者十數次，然士卒抱定犧牲決心，屹然不動，敵未得逞。這十五夜我某高級指揮官，曾親臨陣地慰問，并令郝公指揮七個旅，由正面向敵夜襲。左右翼同時出擊策應，期收夾擊之效。夜二時郝公親臨前線，身先士卒，揮兵前進，連克數山頭，其時劉公亦以指揮右翼之五旅前進後，隨郝公督隊前進，迄五時餘，天已微明，郝公恐天明我新陣地受敵砲火威脅，不能鞏固，不如乘勝直追，將殘敵殲滅於俄頃，以期一勞永逸，遂更揮兵奮進。敵陣紛亂，乃以機槍榴彈掩護後退。是時郝劉二公已臨散兵線之前，距敵僅二百餘米遠，郝公中敵機關槍彈二粒倒臥，劉公頭部初被擲彈筒炸傷一處，後亦中機槍彈數粒，登時倒臥，及特務連十將二公

救護出陣，均已魂歸天上，作壯烈犧牲矣。是役我傷亡固大，然敵方傷亡，尤倍於我。

三 郝軍長略歷

郝軍長諱夢齡，別號錫九，年四十一歲，籍隸河北藁城，沉勇剛毅，英敏過人。民國八年，畢業保定軍官學校，分發西北，比聞郭茂震在東省綏撫軍符，延攬通才，郝公遂馳往投効，郭氏一見賞識。五年之中由排長遷擢團長，十四年秋冬之間，澤州反旆一役，君勇邁當先，奮不顧身，遂致負傷，赴大連就醫。適魏益之在榆關收集郭氏舊部，郝公乃挾疾投往，復任團長。在九門口，小河水一帶，以一團之兵力，守互百餘里之正面，鏖戰三晝夜，敵未得逞。十五年夏西北之役，首克蔚縣，擢升旅長，十六年夏參加北伐，受命爲國民革命軍第五十軍第二師師長，率部圍攻西平，收降數千。冬月兩征，先後克復英山，羅田，黃陂，荊門，當陽，宜昌。十七年繼續北伐，由鄂入豫，由豫抵平，掃蕩直魯殘餘軍閥於平東，克復豐潤灤州各名城，以竟革命最後之願功。薦奉命兼任鄭州警備司令，二十年六月升兼第九軍軍長。本年九月保薦劉家麒升師長，本人專任軍長職，此次率部抗戰晉北，出發之前，已抱決死決心，并預立于女遺囑云：

「此次北上，抱犧牲決心，不幸陣亡，汝等聽汝母汝祖母之教訓。若中國不亡，可入遺族學校讀書。」

郝公殉難之志，早具決心，國人聞之，莫不悲惜。至頭腦清楚，學術優越，尤爲現代軍人中不可多得之才。蔣委員長行營何主任，徐綏靖主任克成，均倚爲左右手。還有八旬老母，寡妻；子三，女二，俱幼稚。公忠貞廉潔自奉，身後蕭條。

四 劉師長略歷身世

劉師長家麒，字錚磊，籍隸武昌，幼聰穎，早年喪父，繼爲乃祖及伯父輩所鍾愛。讀書報至有開國家民族興衰處，輒不忍釋手，愛國之念，實基於此。洎辛亥軍興，君方肄業勾庭中學，聞訊奮起，役學生軍，時尊長僅伯父健在，眷念孤兒，力加勸阻，君卓志如山，撲被竟行。旋奉令防清軍於黃州。嗣爲深造，先後入陸軍小學陸軍預備及保定軍官學校。卒業後分發邊防軍見習，期滿充教導團重砲兵排長，由是而連營團長。民十五革命軍會師武漢，君部時駐豫南，首先響應，全豫不兵而定。因是受任革命軍三十軍砲兵司令兼第一團團長。二十年任五十四師少將參謀長。在職之良村，於深入匪巢建立殊勳之餘，浴血解郝夢齡師長於圍，身受四傷，幾不獲免。傷愈後任五十四師一百六十二旅旅長。意以現代戰術，日新月異，志求新知，因捨所部入陸軍大學。今夏卒業，升任師長。祇緣志切殺敵，請命前驅。九月初由漢入湘，接調其離別已三年有餘之隊伍北上抗倭，歿於晉北大白水之役，享年四十有三。君家世清貧，持躬嚴謹，樸素消遺之具，都無所染，食常蔬豆，衣僅粗服，然恤賞士兵，週濟親朋，雖巨賁弗稍吝也，用是領軍二十餘年，依然清風兩袖。平生好學，雖戎馬倥傯，手不釋卷，勤研新式武器，意在有所發明。尤以生性孝友，兒時代父母操作，成年待弟姪輩親愛有加，具軍人之體魄，無武夫之粗獷，娶妻嚴白階女士，生三子俱癯，僅遺幼女世端，身後淒涼，殆有不堪筆述者。（自謀）

五 郝劉二公身後榮哀

蔣委員聞耗痛惜良深，當二公靈柩抵漢，各界公祭，委座特撰文以祭，恭錄如下：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第九軍軍長鄧君錫九，第五十四師師長劉君錚磊，殉職於晉北之大白水。越八日，於二十國，其靈柩返於漢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爰爲文以祭之，其詞

曰：嗚呼！烏夷蛇豕，席食上國，既畔台辭，復搜東北。貪婪無厭，兵壓平津；陷察攻晉，謂我無人。矯矯郭軍，一軍獨領，身先士卒，縱橫馳騁。劉君繼蹤，如影隨形，我師生力，萬鈞雷震。方其赴敵，甯惜一死。挺身殺敵，誓雪國恥；槍林彈雨，與寇偕亡，士氣大振。無恙炎實，嗚呼！寄生天地，百年瞬息，正命沙場，垂聲無極。惟念一君，千里庭幃，九原有知，遺憾歎歎，家室子女，存問斯夕，凡茲善後，生者之責。神皋禹甸，寸土寸金，有寇無我，人同此心。仗茲精誠，屏入吾掌，一尊愛靈，尙其來享。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何主任與郭劉二公多年袍澤，二公生平，忠貞廉介，何主任祭文內，闡述甚詳。

維中華民國廿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漢行營主任何成濬，謹以香花清酒，致祭於郭軍長錫九劉師長鍾嶠之靈柩前而泣曰：嗚呼！自抗戰以來，以軍長而躬赴前線，志決身殲者，惟吾錫九一人而已。其以師長直前殺賊，與其直屬師長攜手陣殉者，亦惟吾鍾嶠一人焉。鍾嶠隸於錫九，自用師河洛，卽與予相隨。錫九淵重，鍾嶠沉毅，予於諸將中，恆許兩君爲李續賓李續宜一流人物。轉戰連年，迭著功勛。今暴日入寇，平津淪陷，委員長蔣公，赫然整旅，全面抗戰，錫九鍾嶠以所部奉命援晉，與日寇相拒於忻口。忻口者，晉北重鎮也，太原安危繫焉。兩君躬率所部，夜襲敵陣，敵我砲火之力，既甚懸絕，勞逸之勢，又不相如，卒能奮勇直前，殺敵過當，晉北危局，賴以轉安。是則兩君有功於斯役也大矣。乃以身先士卒中砲陣亡，傷哉！

憶錫九北上抗敵時，曾囑諭家人，誓以身殉國。鍾嶠膝下僅一女，未聞有遺囑，而其爲國捐軀之素抱，早流露於傾軋。當茲民族存亡絕續之交，兩君求仁得仁，原無遺憾；惟予承命中樞，留問後方，定江漢，既乏劉宏之才，盡感劉靈，復無劉之遇。茲對靈柩，益念抱憾。

尤堪痛者，兩君親兵甚久，家無餘財，臨敵決戰，身爲先登。而遺囑猶謂將，能奮勇殺賊者，固不乏人；但間有一般鬬鬬之輩，平時則賸士卒之餉以自私，戰時則委頓棄於敵而先遁，敗壞戎政，影響友軍。甚或一退再退，而使大河以北無堅城，內貽國人之羞，外啓強寇之笑，尤復觀顏臨衆，不肯引去。縱國家以寬大爲懷，未忍加誅，應亦自審其失誤戎機之罪，束身司敗，付其事於後來者爲之收拾補救；乃貪戀祿位，逍遙河上，恬然不知軍人之恥辱爲何事。予是以益歎兩君之廉介忠勇，爲不可及，而不禁爲之歎歎太息不巳也。

嗚呼！兩君既已成仁，甚望後繼者之能踵兩君血跡以前進。而勿效彼庸昏，望風潰退。尤望在後方者之能聞風振奮，輸財輸力，以充實前方之軍實，而使其能退敵，能保國，以締延兩君之榮譽於無窮。嗚呼！兩君逝矣！予猶覺兩君之精神奕奕，尙憑臨於予之左右也。

兩君家屬，委質長蔣公，已爲之賻金存卹，至行事當爲之存付史館，葬禮當爲之優隆，兩君之所以報國家，與國家之所以酬兩君者，靡不交盡。異日強寇摧退，國勢復振興，昭忠祠宇，遍立三晉，兩君九原之中，當爲含笑不置也。尙鑒！

六 郝劉兩公家書日記

郝劉兩公畢生武德武功，俱足法人。於軍書旁午，猶能逐日記其所事，其苦幹力之精神，可於日記中見之。

陣中日記

郝夢齡將軍遺著

十月一日

○

（以下文字模糊，難以辨認）

「星期五，氣候晴，溫度七〇。」

早起電話孔旅長，及聞師部到石莊附近，準備今夜登車，飯後乘馬到寶蓮車站，因無車，至高遷李團長處，并約王旅長同登車到石莊。面令李明日到大郭村登車，十二時到石莊，仍住慎新花店，到石門中學訪張春生。據云：衛某某部亦開山西。又到閻司令處，復到石門謁林廳長，據云：委座以山西重要，令閻部援晉，南部守平山冀城線，將來孫部守娘子關。臨行，林面諭今夜開出兵車八列，而後運糧後部，歸來有多數鄉親逃出來找，無法爲力，原定今夜返家一行，因無汽車作罷。十一時三十分登車，到十二時三十分始開車，正太起初次走，今夜入山西境，兩月來行軍，經過六省。

十月三日

「星期日，氣候晴，溫度六十五。」

早起與陳團在車站訓話，又到東關街與孔旅官長訓話，大意爲此次戰爭，爲民族存亡之戰爭，只有犧牲，如再退却，到黃河邊，兵即無存，只有官長，此謂我死國活，我活國死，定要實行連坐法。完畢，敵機來襲，即就近在空地內躲散。十二時在孔旅部午飯，與老友王飛鵬談晉軍情形，歸來劉師已率師部人員到，決定今夜北上督戰，又率劉王等到綏署與前方王旅長電話，已到忻縣前方，姜旅守原平，又發現敵情，就開車到忻口鎮下車，而後再徒步前進，又謁閻朱，要求官兵棉衣及毯子。

十月五日

「星期二，氣候晴，溫度六十度。」

（早冷午熱暖夜涼一日有四時之氣候）

早三時，戴團長來，六時孔旅長來。在忻縣車站領棉軍衣五千一百套，官長三百餘套，馱子一百二十四，平分兩旅，及師部各處。七時，同劉師長各旅團長到忻口西北高地看陣地，又過河到二團團部，

擬云：今晨之砲，係該部所放之砲，午後一時歸來，其總司令派來李高級參謀觀察。據云：某某師已到太原，今日由太原步行出發，明夜或可到忻縣，到齊後，以備出發。接X總司令來電云：膠縣之敵，有向後撤退之模樣，按各處情況判斷，不確。午後四時，敵又以大砲坦克車及飛機轟炸之下，仍攻原平甚急，並敵騎一部，到我陣前，十餘次警戒及偵察。棉軍衣已發足，馱子尚差半數，如齊收，而後行動較便。

十月六日

「星期三，氣候晴，溫度六十五度。」

早六時起床，擬遷入某某辦公，沿河視察地形，見官兵作工，多不得要領，到界河值，敵機偵察至後，轟炸原平，自晨至午，敵攻原平西北方甚激烈，午間電話不通。崔團撥隊到此，因等候彈藥，直至七時始出發，接閻總司令及劉警署電話：某某軍接右翼陣地，某某師接奇村鎮，九時三十分，與姜旅副官長通話，據云：仍固守土圍，因北西南開，較城內地勢高，恐不易守，希望我師派隊發來，當派李團長棠，率兵兩營，送崔團進城，及保護彈藥車，回憶援助晉軍守城之圍，平安解除，此次仍可援助，及解其圍，前者係內戰，此次係國際戰，較有功於國多矣，或因李服膺槍決，晉高級將領，已具必死決心。

十月八日

「星期五，氣候晴，溫度六十五度。」

早起擬與某某軍長同赴太原，接郭季嶠電話云：某日內進駐忻縣，不必前來。早飯後同劉師長沿某某經界河錦官村南懷化趙家莊劉家莊（實地劉村）張家窩金門錦巡視一週，約四十五里，歸來接王軍長某某通報，八日早三時，敵人厚縣內城，（略）將此情形轉電話某總司令，朱參謀長矣。晚接原平姜旅

電，敵又攻原平，十二點三十分，接某參謀長電云：原定集中完畢，即行進攻，刻嶧縣又失，改先取守勢，將工事及陣地內通信先設備好，接某作戰命令，左翼友軍某某師，以奇村永興爲界，右翼友軍某某師，以某某爲界。

十月十日

「星期日，氣候早晴午後陰，溫度六十五度。」

今日爲國慶二十六週年紀念日，回憶先烈締造國家之艱難，到現在華北將淪落日人之手，我們太無出息，太不爭氣了。夜二時三十分接報告，我陣地已到敵裝甲車及坦克車數輛，幸已有準備，將小橋折斷，車停橋上，派兵某某出擊，將該橋上汽車燒燬，餘車退去。八時敵派重砲猛攻原平，此時又接某令，姜旅留予指揮，如早日出動，決無此事。午間接某部長途電話，令與姜聯絡，午後六時，某總司令來忻口，到某某看陣地，歸來到部，談甚久，而後回忻縣，俟裝甲車到，擬明早派王營沿公路游擊，並與姜聯絡，砲兵今日皆進入陣地。

十月十一日

「星期一，氣候陰多風，溫度六十度。」

昨夜風雨交起，二時三十分接某總司令令：派有力部隊，驅逐原平以南之敵，解姜旅之圍。即令三團某團長率兵兩營，三時出發，裝甲車未到，王營拂曉到平地泉，聞原平砲甚烈，九時有遺兵出城，恐此時城亦不保。午間接郭季驥電話：姜旅仍固守東平城，士氣亦壯，決定今晚攻擊，部署以三四分兩路前進，六團跟進，五團候到原平後再跟進，見燒燬之敵裝甲車，載有飛機汽車多數零件。午後三時，接王團長報告：我裝甲車過小官道，在北三泉之敵，用輕重機槍射擊，並坦克車十餘輛。及小砲向我射擊，晚飯後即開始動作，接郭季驥電：某到並請示閻長官，某某某，有改戰略之意。

十月二日

「星期二，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早飯後到陣地，時有飛機來擾，歸來下令確實進入陣地。午後六時據砲兵團長報告：敵分三縱隊用坦克車十餘輛掩護步兵，由原平分二路向我陣地前進，又一縱隊砲兵一營向永興村前進。七時到前方，正敵向我射擊甚烈，當令沉着應戰，非有命令不退。九時歸來，砲兵團長報，恐石莊不保。孫退娘子關，如此，祖墓已淪亡矣，痛心已極。恐明晨敵拂曉攻擊，除與前線孔旅補充彈藥外，令某某師一團，明早進至界河舖，陳團到橋邊，以便支援王團，準備出擊。又原平姜旅崔團長到，悉姜旅長已陣亡，實爲可惜。該旅傷兵等，代爲收容，與郭朱參謀長報告今日午後情況，又與劉軍長通話。

十月十三日

「星期三，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昨日正在前方督戰，歸來見有受傷官長，始悉南懷化某某某團陣地已被突破，即令某師派兵某團由某某某往援，另將界河之預備隊增援，並同李師長督戰，對某某某團訓話，仍繼續抗戰，將原陣地稍向後撤，歸來向某報告，想補救，請先將傳某某某旅，以便明晨拂曉攻擊，是夜陳軍長某某某來此間，會商此事，派于旅同往，直至夜間三時始到，即向西方高地，至五時到，即向南懷化出擊，連日晝夜砲聲甚烈（從略）

十月十四日

「星期四，氣候晴，溫度五十度。」

早三時上山，五時開南懷化，新陳莊出擊，某某軍團在前，某軍在後，限三小時攻下，一時後即到達目的地，因某某某，兩翼未動，故原仍在原地，一千三百尺高地，亦到有敵人，令某某師恢復，今

日督戰，李師長負傷，戰團長負傷，官兵受傷過多，此次專爲國犧牲，乃應當之事，午後四時返部，與陳軍長某某商定某軍某團，明日出擊，聞一二〇〇高地有失去說，右翼劉書霖，亦有戰事，今日敵機亦見十餘架，三時陣地分配完畢下山，李希武今日到營。

十月十五日

「星期五，氣候晴，溫度五十二度。」

一夜砲聲未止，我某軍由前進陣地出擊，亦未成功，又退回原地，一二〇〇高地之情況，仍如昨日，早飯後仍在第一線督戰。

編者按：郝公日記止於是處，翌日即在前線陣亡，由其最後一語，「早飯後仍在第一線督戰」可知。

劉將軍日記

十月五日

「氣候晴，溫度九十度。」

今早，隨軍長在忻口鎮一帶山地偵察地形，十四時方返部隊，適衛總司令派李國瑞高級參謀來部聯絡一切，十七時送彼乘車返太原。

今日敵機轟炸原平數次，以致影響我們作業頗劇。

十月六日

「氣候晴，溫度八十五度。」

今早，起床後，隨軍長赴滹沱河邊偵察地形，並察看工作事，本日因飛機時來偵察，故在某某某

某某，某某，原平急急，姜旅勢不支，今日午後有崔團赴原平增援，本師派兵某營護送，並有接濟該旅之彈藥汽車十四輛，同赴原平，衛俊公黃某某傳某某等明日來此視察，本師官兵對於構築工事，頗不努力，諸多不能按照要領者，予深憂之，良以平時養成不振作之精神，一旦整飭，非易事也。今復對敵作戰之精神，如不決心有必死之觀念，決難獲勝，本師官兵養成萎靡精神，賞罰不明，對敵作戰實深憂之。

十月七日

「氣候晴，溫度八十度。」

今晨起床後，敵機即來偵察，早餐後即赴雲中橋附近視察情形，並察看工作，十時回師部，西兄由太原來此，偕彼赴雲中橋一帶視察情形，直至十五時方歸。今日主任公署，派來配屬某某某某砲某，十五時隨軍長赴雲中橋附近，對某某官長訓話，予言各事，軍紀整飭，及對日作戰諸要領，衛俊公等，今日未來。

十月九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八度。」

早隨軍長渡河，某某團一營巡視，早餐後，又偕雪生兄赴某某偵察砲兵陣地，途遇飛機（略）。近日來頗感不適，由南入北，生活不習慣一也，服務不能隨心所欲二也。目見漢奸之多軍險之無能二也。我之心胸之寬，較前稍有進步，然仍有未盡然者，爾後須力改前非，察言觀色，絕對要有涵養，勿浮躁，以免爲人所輕視，大敵當前，須虛心籌劃，以克強敵，善志如此，不卜將來如何（略）。

十月十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度。」

今早二時，我前進部隊，被敵裝甲汽車襲擊，結果被我張營第三連用手榴彈將敵裝甲車擲毀一輛，我部開始作戰，有如此勝利，誠屬難得，予即獎賞該連官兵。早餐後赴界河鋪陣地巡視，適值敵機來襲，予即避之，返師部後，敵機又來空襲，並未下彈，晚餐後，衛總司令，偕寄濟兄來察看防地，予隨車長引導赴前線巡視一週後，即返師部，衛郭亦同來暢敘一切，二十二時，方回沂縣，今日國慶，天氣歸和，開始作戰，即獲勝利，將來之結果，決得美滿，吾自努力以掙扎戰爭，庶不負國家之培養。

十月十一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六度。」

早偕雪生兄赴陣地巡視，早餐後，派王團之一營，隨裝甲車赴前方搜索（略）。十六時得前方消息，原平失陷，以故此地受驚，本晚即令第三團與張營在板市一帶陣地佔領，並撤，夜敵頗頑強，凡在夜間，日本兵安眠，滿蒙軍守衛警戒，其戰法，先以火砲轟擊，次以裝甲車坦克車隨之，而後再隨之步兵，其步兵雖不大勇敢，而其輕重兵器頗便，我與之抗，若非十分沉着，絕難抵禦，日來對官兵訓話，多注重此點。

十月十二日

「氣候晴，溫度七十五度。」

早在部辦公，早餐後，隨軍長赴第四團陣地巡視，今日敵機時來偵察，我陣地前之敵人，日漸其衆，故我之部署須重配置，晚餐後，隨軍長赴雲中橋陣地北方前進陣地，晤王香圃團長，及張清濱營長，其時敵向我夜襲，以致前線步兵，槍聲隆隆，經一時方罷，予始回部。

十月十三日

「氣候晴，溫度六十度。」